**《人间词话》**



#### 王国维简介

王国维（1877年12月3日—1927年6月2日），初名国桢，字静安、伯隅，初号礼堂，晚号观堂，又号永观，谥忠悫。汉族，浙江省[海宁州](https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6%B5%B7%E5%AE%81%E5%B7%9E/11029279)（今浙江省[嘉兴市](https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5%98%89%E5%85%B4%E5%B8%82/1059962)海宁）人。王国维是中国近、现代相交时期一位享有国际声誉的著名学者。

王国维早年追求新学，接受资产阶级[改良主义](https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6%94%B9%E8%89%AF%E4%B8%BB%E4%B9%89/5515468)思想的影响，把[西方哲学](https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8%A5%BF%E6%96%B9%E5%93%B2%E5%AD%A6/3932290)、美学思想与中国古典哲学、美学相融合，研究哲学与美学，形成了独特的美学思想体系，继而攻词曲戏剧，后又治史学、古文字学、考古学。[郭沫若](https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9%83%AD%E6%B2%AB%E8%8B%A5/119453" \t "_blank)称他为[新史学](https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6%96%B0%E5%8F%B2%E5%AD%A6/8249)的开山，不止如此，他平生学无专师，自辟户牖，成就卓越，贡献突出，在教育、哲学、文学、戏曲、美学、史学、古文学等方面均有深诣和[创新](https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5%88%9B%E6%96%B0/6047)，为中华民族文化宝库留下了广博精深的学术遗产。

1927年6月2日，王国维于颐和园中[昆明湖](https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6%98%86%E6%98%8E%E6%B9%96/1619)鱼藻轩自沉。著述甚丰，有《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》《红楼梦评论》《宋元戏曲考》《人间词话》《观堂集林》《古史新证》《曲录》《殷周制度论》《流沙坠简》等62种。

◎[百度百科：王国维](https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7%8E%8B%E5%9B%BD%E7%BB%B4/119039) | [维基百科：王国维](https://zh.wikipedia.org/wiki/%E7%8E%8B%E5%9B%BD%E7%BB%B4)

#### 三种境界

古今之成大事业、大学问者，必经过三种之境界：**“昨夜西风凋碧树。独上高楼，望尽天涯路”**，此第一境也。**“衣带渐宽终不悔，为伊消得人憔悴”**，此第二境也。**“众里寻他千百度，蓦然回首，那人却在，灯火阑珊处”**，此第三境也。此等语皆非大词人不能道。然遽以此意解释诸词，恐为晏、欧诸公所不许也。

#### 浣溪沙

山寺微茫背夕曛，鸟飞不到半山昏。上方孤磬定行云。

**试上高峰窥皓月，偶开天眼觑红尘。可怜身是眼中人。**

### 上卷 1~10

一、词以境界为最上

词以境界为最上。有境界则自成高格，自有名句。五代北宋之词所以独绝者在此。

二、造境与写境

有造境，有写境，此理想与写实二派之所由分。然二者颇难分别。因大诗人所造之境，必合乎自然，所写之境，亦必邻于理想故也。

三、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

有有我之境，有无我之境。“泪眼问花花不语，乱红飞过秋千去”，“可堪孤馆闭春寒，杜鹃声里斜陽暮”，有我之境也。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”，“寒波澹澹起，白鸟悠悠下”，无我之境也。有我之境，以我观物，故物皆著我之色彩。无我之境，以物观物，故不知何者为我，何者为物。古人为词，写有我之境者为多，然未始不能写无我之境，此在豪杰之士能自树立耳。

【注】

欧陽修（一作冯延巳）《蝶恋花》：

“庭院深深深几许？杨柳堆烟，帘幕无重数。玉勒雕鞍游冶处，楼高不见章台路。

雨横风狂三月暮，门掩黄昏，无计留春祝泪眼问花花不语，乱红飞过秋千去。”

秦观《踏莎行》：

“雾失楼台，月迷津度，桃源望断无寻处。可堪孤馆闭春寒，杜鹃声里斜陽暮。

驿寄梅花，鱼传尺素，砌成此恨无重数。郴江幸自绕郴山，为谁流下潇湘去。”

陶潜《饮酒》第五首：“结庐在人境，而无车马喧。问君何能尔，心远地自偏。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。山气日夕佳，飞鸟相与还。此中有真意，欲辨已忘言。”

元好问《颖亭留别》：“故人重分携，临流驻归驾。乾坤展清眺，万景若相借。北风三日雪，太素秉元化。九山郁峥嵘，了不受陵跨。寒波澹澹起，白鸟悠悠下。怀归人自急，物态本闲暇。壶觞负吟啸，尘土足悲咤。回首亭中人，平林淡如画。”

四、优美与宏壮

无我之境，人唯于静中得之。有我之境，于由动之静时得之。故一优美，一宏壮也。

五、写实家与理想家

自然中之物，互相关系，互相限制。然其写之于文学及美术中也，必遗其关系、限制之处，故虽写实家，亦理想家也。又虽如何虚构之境，其材料必求之于自然，而其构造，亦必从自然之法则。故虽理想家，亦写实家也。

六、境非独谓景物

境非独谓景物也。喜怒哀乐，亦人心中之一境界。故能写真景物、真感情者，谓之有境界。否则谓之无境界。

七、“闹”字与“弄”字

“红杏枝头春意闹”，著一“闹”字，而境界全出。“云破月来花弄影”，著一“弄”字，而境界全出矣。

【注】

宋祁《玉楼春》（春景）：

“东城渐觉风光好，毂皱波纹迎客楫。绿扬烟外晓寒轻，红杏枝头春意闹。

浮生长恨欢娱少，肯爱千金轻一笑。为君持酒劝斜陽，且向花间留晚照。”

张先《天仙子》（时为嘉禾小倅，以病眠，不赴府会）：

“《水调》数声持酒听，午醉醒来愁未醒。送春春去几时回？临晚镜，伤流景，往事后期空记剩

沙上并禽池上暝，云破月来花弄影。重重帘幕密遮灯，风不定，人初静，明日落红应满径。”

八、境界不以大小分优劣

境界有大小，不以是而分优劣。“细雨鱼儿出，微风燕子斜”，何遽不若“落日照大旗，马鸣风萧萧”。“宝帘闲挂小银钩”何遽不若“雾失楼台，月迷津渡”也。

【注】遽：就，竟。

杜甫《水槛遣心二首》其一：“去郭轩楹敞，无村眺望赊。澄江 平少岸，幽树晚多花。细雨鱼儿出，微风燕子斜。城中十万户，此地两三家。”

杜甫《后出塞五首》其二：“朝进东门营，暮上河陽桥。落日照大旗，马鸣风萧萧。平沙列万幕，部伍各见招。中天悬明月，令严夜寂寥。悲笳数声动，壮士惨不骄。借问大将谁，恐是霍嫖姚。”

秦观《浣溪沙》：

“漠漠轻寒上小楼，晓陰无赖似穷秋，淡烟流水画屏幽。

自在飞花轻似梦，无边丝雨细如愁，宝帘闲挂小银钩。”

九、境界为探本之论

严沧浪《诗话》谓：“盛唐诸公，唯在兴趣。羚羊挂角，无迹可求。故其妙处，透彻玲珑，不可凑泊。如空中之音、相中之色、水中之月、镜中之象，言有尽而意无穷。”余谓：北宋以前之词，亦复如是。然沧浪所谓兴趣，阮亭所谓神韵，犹不过道其面目，不若鄙人拈出“境界”二字，为探其本也。

【注】

严羽，自号沧浪逋客，南宋诗人，著有《沧浪诗话》。

王士禛，号阮亭，别号渔洋山人，清代诗人，有《衍波词》及词话《花草蒙拾》。

十、太白纯以气象胜

太白纯以气象胜。“西风残照，汉家陵阙”，寥寥八字，遂关千古登临之口。后世唯范文正之《渔家傲》，夏英公之《喜迁莺》，差足继武，然气象已不逮矣。

【注】

李白《忆秦娥》：

“箫声咽，秦娥梦断秦楼月。秦楼月，年年柳色，灞陵伤别。

乐游原上清秋节，咸陽古道音尘绝。音尘绝，西风残照，汉家陵阙。”

范仲淹，字希文，谥文正，北宋文学家。其《渔家傲》（秋思）：

“塞下秋来风景异，衡陽雁去无留意。四面边声连角起。千嶂里，长烟落日孤城闭。

浊酒一杯家万里，燕然未勒归无计。羌管悠悠霜满地。人不寐，将军白发征夫泪。”

夏竦，封英国公，北宋词人。其《喜迁莺》：

“霞散绮，月沈钩。帘卷未央楼。夜凉河汉截天流，宫阙锁清秋。

瑶阶曙，金盘露。凤髓香和烟雾。三千珠翠拥宸游，水殿按凉州。”

### 上卷 11~20

十一、温冯词评

张皋文谓：“飞卿之词，深美闳约”，余谓：此四字唯冯正中足以当之。刘融齐谓：“飞卿精妙绝人”，差近之耳。

【注】

张惠言，字皋文，清词人。编有《词逊，其《词绚序》：“唐之词人，温庭筠最高，其言深美闳约。”

温庭筠，字飞卿，晚唐词人。

冯延巳，字正中，南唐词人。

刘熙载，字融斋，清代学者，其《艺概》卷四《词曲概》：“温飞卿词精妙绝人，然类不出乎绮怨。”

十二、温韦冯词品

“画屏金鹧鸪”，飞卿语也，其词品似之。“弦上黄莺语”，端己语也，其词品亦似之。正中词品，若欲于其词句中求之，则“和泪试严妆”，殆近之欤？”

【注】

温庭筠《更漏子》：

“柳丝长，春雨细。花外漏声迢递。惊塞雁，起城乌。画屏金鹧鸪。

香雾薄，透帘幕。惆怅谢家池阁。红烛背，绣帘垂。梦长君不知。”

韦庄，字端己，五代前蜀词人。其《菩萨蛮》：

“红楼别夜堪惆怅，香灯半卷流苏帐。残月出门时，美人和泪辞。

琵琶金翠羽，弦上黄莺语。劝我早归家，绿窗人似花。”

冯延巳《菩萨蛮》：

“娇鬟堆枕钗横凤，溶溶春水杨花梦。红烛泪阑干，翠屏烟浪寒。

锦壶催画箭，玉佩天涯远。和泪试严妆，落梅飞晓霜。”

十三、南唐中主词

南唐中主词“菡萏香销翠叶残，西风愁起绿波间”，大有众芳芜秽，美人迟暮之感。乃古今独赏其“细雨梦回鸡塞远，小楼吹彻玉笙寒”，故知解人正不易得。

【注】

李璟，字伯玉，南唐中主，词人，其《浣溪沙》：

“菡萏香销翠叶残，西风愁起绿波间。还与韶光共憔悴，不堪看。

细雨梦回鸡塞远，小楼吹彻玉笙寒。多少泪珠何限恨，倚阑干。”

十四、句秀、骨秀与神秀

温飞卿之词，句秀也。韦端己之词，骨秀也。李重光之词，神秀也。

【注】李煜，字重光，南唐后主，词人。

十五、李后主词眼界大

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，感慨遂深，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。周介存置诸温 、韦之下，可为颠倒黑白矣。“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”、“流水落花春去也，天上人间”，《金荃》、《浣花》能有此气象耶？

【注】伶工：古代乐人的通称。

周济，字保绪，一字介存，晚号止庵，清词人。其《介存斋论词杂著》：“毛嫱、西施，天下美妇人也。严妆佳，淡妆亦佳，粗服乱头，不掩国色。飞卿，严妆也。端己，淡妆也。后主，则粗服乱头矣。”

李煜《相见欢》：

“林花谢了春红，太匆匆，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。

胭脂泪，留人醉，几时重？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。

《浪淘沙》：

“帘外雨潺潺，春意阑珊。罗衾不耐五更寒。梦里不知身是客，一晌贪欢。

独自莫凭栏，无限江山，别时容易见时难。流水落花春去也，天上人间。”

温庭筠有词集《金荃词》，韦庄有词集《浣花词》。

十六、后主不失其赤子之心

词人者，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。故生于深宫之中，长于妇人之手，是后主为人君所短处，亦即为词人所长处。

【注】《孟子·离娄下》“孟子曰：‘大人者，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’”

十七、李后主性情真

客观之诗人，不可不多阅世。阅世愈深，则材料愈丰富，愈变化，《水浒传》、《红楼梦》之作者是也。主观之诗人，不必多阅世。阅世愈浅，则性情愈真，李后主是也。

十八、后主词以血书者

尼采谓：“一切文学，余爱以血书者。”后主之词，真所谓以血书者也。宋道君皇帝《燕山亭》词亦略似之。然道君不过自道生世之戚，后主则俨有释迦、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，其大小刻不同矣。

【注】

尼采，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、唯意志论者。

释迦、基督，佛教始祖以及基督耶稣。

宋徽宗赵佶，因信道教而自称道君皇帝，其《燕山亭》（北行见杏花）：

“裁翦冰绡，轻叠数重，淡著燕脂匀注。新样靓妆，艳溢香融，羞杀蕊珠宫女。易得凋零，更多少无情风雨。愁苦。问院落凄凉，几番春暮。

凭寄离恨重重，这双燕，何曾会人言语。天遥地远，万水千山，知他故宫何处。怎不思量？除梦里有时曾去。无据。和梦也、新来不做。”

十九、冯词开北宋风气

冯正中词虽不失五代风格，而堂庑特大，开北宋一代风气。与中、后二主词皆在《花间》范围之外，宜《花间集》中不登其只字也。

【注】堂庑特大，指境界开阔，气势恢宏。

《花间集》为五代后蜀赵崇祚编，收录晚唐、五代词人温 庭筠、皇甫松、韦庄等十八家词四百九十八首，无冯延巳及李璟、李煜词。

龙沐勋《唐宋名家词逊》：“案《花间集》多西蜀词人，不采二主及正中词，当由道里隔绝，又年岁不相及有以致然。非因流派不同，遂尔遗置也。王说非是。”

二十、冯正中《醉花间》

正中词除《鹊踏枝》、《菩萨蛮》十数阕最煊赫外，如《醉花间》之“高树鹊衔巢，斜月明寒草”，余谓：韦苏州之“流萤渡高阁”，孟襄陽之“疏雨滴梧桐”，不能过也。

【注】

冯延巳《陽春集》载《鹊踏枝》十四首，《菩萨蛮》九首，其《醉花间》：

“晴雪小园春未到。池边梅自早。高树鹊衔巢，斜月明寒草。

山川风景好，自古金陵道。少年看却老。相逢莫厌醉金杯，别离多，欢会少。”

韦应物，唐代诗人，曾为苏州刺史，其《寺居独夜寄崔主簿》：“幽人寂无寐，木叶纷纷落。寒雨暗深更，流萤渡高阁。坐使青灯晓，还伤夏衣保，宁知岁方晏，离居更萧索。”

孟浩然，唐代诗人，襄陽人，《全唐诗》卷一六零：“微云淡河汉，疏雨滴梧桐”为联诗之句。

唐王士源《孟浩然集》序云：“浩然尝闲游秘省，秋月新霁，诸英华赋诗作会。浩然句云‘微云淡河汉，疏雨滴梧桐’，举座嗟其清绝，咸阁笔不复为继。”

### 上卷 21~30

二一、欧词本冯词

欧九《浣溪沙》词“绿杨楼外出秋千”，晁补之谓：只一“出”字，便后人所不能道。余谓：此本于正中《上行杯》词“柳外秋千出画墙”，但欧语尤工耳。

【注】

晁补之，字无咎，北宋文学家，其说见于南宋文学家吴曾笔记《能改斋漫录》卷十六引。

欧九，欧陽修也，字永叔，晚号六一居士，北宋文学家、史学家，有《六一词》，“九”乃其行第，即大排行序，其《浣溪沙》：

“堤上游人逐画船，拍堤春水四垂天。绿杨楼外出秋千。

白发戴花君莫笑，六幺催拍盏频传。人生何处似樽前。”

冯延巳《上行杯》：

“落梅著雨消残粉，云重烟轻寒食近。罗幕遮香，柳外秋千出画墙。

春山颠倒钗横凤，飞絮入帘春睡重。梦里佳期，只许庭花与月知。”

二二、永叔学冯词

梅圣俞《苏幕遮》词：“落尽梨花春又了。满地残陽，翠色和烟老。”刘融斋谓：“少游一生似专学此种”。余谓：冯正中《玉楼春》词“芳菲次第长相续，自是情多无处足。尊前百计得春归，莫为伤春眉黛促”。永叔一生似专学此种。

【注】

梅尧臣，字圣俞，北宋诗人，其《苏幕遮》（草）：

“露堤平，烟墅杳。乱碧萋萋，雨后江 天晓。独有庾郎年最少。窣地春袍，嫩色宜相照。

接长亭，迷远道。堪怨王孙，不记归期早。落尽梨花春又了。满地残陽，翠色和烟老。”

刘熙载《艺概》卷四《词曲概》引此词云：“此一种似为少游开先”。少游，秦观字，号淮海居士，北宋词人。

冯延巳《玉楼春》：

“雪云乍变春云簇，渐觉年华堪纵目。北枝梅蕊犯寒开，南浦波纹如酒绿。

芳菲次第长相续，自是情多无处足。尊前百计得春归，莫为伤春眉黛蹙。”

二三、春草词

人知和靖《点绛唇》、圣俞《苏幕遮》、永叔《少年游》三阕为咏春草绝调。不知先有正中“细雨湿流光”五字，皆能摄春草之魂者也。

【注】

林逋，字复君，谥和靖先生，北宋诗人，其《点绛唇》（草）：

“金谷年年，乱生春色谁为主？余花落处，满地和烟雨。

又是离歌，一阕长亭暮。王孙去。萋萋无数，南北东西路。”

欧陽修《少年游》：

“阑干十二独凭春，晴碧远连云。千里万里，二月三月，行色苦愁人。

谢家池上，江淹浦畔，吟魄与离魂。那堪疏雨滴黄昏，更特地、忆王孙。”

冯延巳《南乡子》：

“细雨湿流光，芳草年年与恨长。烟锁凤楼无限事，茫茫。鸾镜鸳衾两断肠。

魂梦任悠扬，睡起杨花满绣床 。薄幸不来门半掩，斜陽。负你残春泪几行。”

二四、晏词意近《诗·蒹葭》

《诗·蒹葭》一篇，最得风人深致。晏同叔之“昨夜西风凋碧树。独上高楼，望尽天涯路”，意颇近之。但一洒落，一悲壮耳。

【注】

《诗经·秦风·蒹葭》：

“蒹葭苍苍，白露为霜。所谓伊人，在水一方。溯洄从之，道阻且长。溯游从之，宛在水中央。

蒹葭凄凄，白露未晞。所谓伊人，在水之湄。溯洄从之，道阻且跻。溯游从之，宛在水中坻。

蒹葭采采，白露未已。所谓伊人，在水之涘，溯洄从之，道阻且右。溯游从之，宛在水中沚。”

晏殊，字同叔，北宋词人，其《蝶恋花》：

“槛菊愁烟兰泣露，罗幕轻寒，燕子双飞去。明月不谙离恨苦，斜光到晓穿朱户。

昨夜西风凋碧树。独上高楼，望尽天涯路。欲寄彩笺兼尺素，山长水阔知何处。”

二五、忧生忧世词

“我瞻四方，蹙蹙靡所骋”，诗人之忧生也。“昨夜西风凋碧树。独上高楼，望尽天涯路”似之。“终日驰车走，不见所问津”，诗人之忧世也。“百草千花寒食路，香车系在谁家树”似之。

【注】

《诗经·小雅·节南山》：

“驾彼四牡，四牡项领。我瞻四方，蹙蹙靡所骋。”

陶潜《饮酒》第二十首：

“羲农去我久，举世少复真。汲汲鲁中叟，弥缝使其淳。凤鸟虽不至，礼乐暂得新。洙泗辍微响，漂流逮狂秦。诗书复何罪，一朝成灰尘。区区诸老翁，为事诚殷勤。如何绝世下，六籍无一亲。终日驰车走，不见所问津。若复不快饮，空负头上巾。但恨多谬误，君当恕罪人。”

冯延巳《鹊踏枝》：

“几日行云何处去，忘却归来，不道春将暮！百草千花寒食路，香车系在谁家树？

泪眼倚楼频独语：双燕来时，陌上相逢否？撩乱春愁如柳絮，悠悠梦里无寻处。”

二六、三种境界

古今之成大事业、大学问者，必经过三种之境界：“昨夜西风凋碧树。独上高楼，望尽天涯路”，此第一境也。“衣带渐宽终不悔，为伊消得人憔悴”，此第二境也。“众里寻他千百度，蓦然回首，那人却在，灯火阑珊处”，此第三境也。此等语皆非大词人不能道。然遽以此意解释诸词，恐为晏、欧诸公所不许也。

【注】

柳永《凤栖梧》：

“伫倚危楼风细细。望极春愁，黯黯生天际。草色烟光残照里。无言谁会凭栏意。

拟把疏狂图一醉，对酒当歌，强乐还无味。衣带渐宽终不悔，为伊消得人憔悴。”

辛弃疾《青玉案》（元夕）：

“东风夜放花千树。更吹落、星如雨。宝马雕车香满路，凤箫声动，玉壶光转，一夜鱼龙舞。

蛾儿雪柳黄金缕。笑语盈盈暗香去。众里寻它千百度。蓦然回首，那人却在，灯火阑珊处。”

二七、永叔词豪放中有沉着

永叔“人生自是有情痴，此恨不关风与月”，“直须看尽洛城花，始共春风容易别”，于豪放之中有沉着之致，所以尤高。

【注】

欧陽修《玉楼春》：

“尊前拟把归期说，未语春容先惨咽。人生自是有情痴，此恨不关风与月。

离歌且莫翻新阕，一曲能教肠寸结。直须看尽洛城花，始共春风容易别。”

二八、小山未足抗衡淮海

冯梦华《宋六十一家词绚序》谓：“淮海、小山，古之伤心人也。其淡语皆有味，浅语皆有致。”余谓此唯淮海足以当之。小山矜贵有余，但可方驾子野、方回，未足抗衡淮海也。

【注】

冯煦，字梦华，号蒿庵，近代词人，有《蒙香室词集》。

晏几道，字叔原，号小山，北宋词人。

杜甫《戏为六绝句》：“窃攀屈宋宜方驾，恐与齐梁作后尘”。方驾，并驾齐驱。

张先，字子野，北宋词人。

贺铸，字方回，北宋词人。

二九、少游词境凄婉

少游词境最为凄婉。至“可堪孤馆闭春寒，杜鹃声里斜陽暮”，则变而凄厉矣。东坡赏其后二语，犹为皮相。

【注】

胡仔《苕溪渔隐丛话》前集卷五十引：东坡绝爱“郴江幸自绕郴山，为谁流下潇湘去”，自书于扇曰：“少游已矣，虽万人何赎。”

皮相，从表面看，语见《史记·郦生陆贾列传》。

三十、秦词气象似诗

“风雨如晦，鸡鸣不已”，“山峻高以蔽日兮，下幽晦以多雨。霰雪纷其无垠兮，云霏霏而承宇”，“树树皆秋色，山山唯落晖”，“可堪孤馆闭春寒，杜鹃声里斜陽暮”，气象皆相似。

【注】

《诗经·郑风·风雨》：

“风雨凄凄，鸡鸣喈喈。既见君子，云胡不夷。

风雨潇潇，鸡鸣胶胶。既见君子，云胡不瘳。

风雨如晦，鸡鸣不已。既见君子，云胡不喜。”

“山峻高而蔽日兮”句出自屈原《楚辞·九章·涉江》。

王绩，字无功，号东皋子，唐代诗人，其《野望》：“东皋薄暮望，徒倚欲何依。树树皆秋色，山山唯落晖。牧人驱犊返，猎马带禽归。相顾无相识，长歌怀采薇。”

### 上卷 31~40

三一、词中少陶诗薛赋气象

昭明太子称陶渊明诗“跌宕昭彰，独超众类。抑扬爽朗，莫之与京”。王无功称薛收赋“韵趣高奇，词义晦远。嵯峨萧瑟，真不可言”。词中惜少此二种气象，前者唯东坡，后者唯白石略得一二耳。

【注】

萧统，南朝梁武帝太子，未即位而去世，谥昭明，世称昭明太子，编有《文逊、《陶渊明集》等。

王无功语见《王无功集》卷下《答冯子华处士书》，所指薛收赋，系《白牛溪赋》。薛收，薛道衡子，唐初文学家。

姜夔，号白石道人，又号石帚，南宋词人。

三二、词之雅郑在神不在貌

词之雅郑，在神不在貌。永叔、少游虽作艳语，终有品格。方之美成，便有淑女与倡伎之别。

【注】郑，指与“雅”相对的靡丽低俗的文风。

周邦彦，字美成，号清真居士，北宋词人，有《片玉词》。

三三、美成创意之才少

美成深远之致不及欧、秦，唯言情体物，穷极工巧，故不失为第一流之作者。但恨创调之才多，创意之才少耳。

三四、词忌用替代字

词忌用替代字。美成《解语花》之“桂华流瓦”，境界极妙。惜以“桂华”二字代“月”耳。梦窗以下，则用代字更多。其所以然者，非意不足，则语不妙也。盖意足则不暇代，语妙则不必代。此少游之“小楼连苑”、“绣毂雕鞍”所以为东坡所讥也。

【注】

周邦彦《解语花》（元宵）：

“风销焰蜡，露浥烘炉，花市光相射。桂华流瓦。纤云散，耿耿素娥欲下。衣裳淡雅。看楚女、纤腰一把。箫鼓喧、人影参差，满路飘香麝。

因念都城放夜。望千门如昼，嬉笑游冶。钿车罗帕。相逢处、自有暗尘随马。年光是也。唯只见、旧情衰谢。清漏移、飞盖归来，从舞休歌罢。”

吴文英，号梦窗，南宋词人。

秦观《水龙吟》：

“小楼连苑横空，下窥绣毂雕鞍骤。朱帘半卷，单衣初试，清明时候。破暖轻风，弄晴微雨，欲无还有。卖花声过尽，斜陽院落，红成阵、飞鸳甃。

玉佩丁东别后。怅佳期、参差难又。名韁利锁，天还知道，和天也瘦。花下重门，柳边深巷，不堪回首。念多情，但有当时皓月，向人依旧。”

宋俞文豹《吹剑三录》云：“东坡问少游别后有何作？少游举‘小楼连苑横空，下窥绣毂雕鞍骤’。坡曰：‘十三个字只说得一个骑马楼前过’”。此事另见《花庵词逊和《历代诗余》卷五引曾慥《高斋诗话》：“少游自会稽入都见东坡。东坡问……”

三五、不可滥用代字

沈伯时《乐府指迷》云：“说桃不可直说破桃，须用‘红雨’、‘刘郎’等字。咏柳不可直说破柳，须用‘章台’、‘灞岸’等字。”若惟恐人不用代字者。果以是为工，则古今类书具在，又安用词为耶？宜其为《提要》所讥也。

【注】

《乐府指迷》，南宋沈义父撰，沈字伯时。

《四库提要·集部·词曲类二》沈氏《乐府指迷》条：“又谓说桃须用‘红雨’、‘刘郎’等字，说柳须用‘章台’、‘灞岸’等字，说书须用‘银钩’等字，说泪须用‘玉箸’等字，说发须用‘绛云’等字，说簟须用‘湘竹’等字，不可直说破。其意欲避鄙俗，而不知转成涂饰，亦非确论。”

三六、美成词得荷之神理

美成《苏幕遮》词：“叶上初陽干宿雨。水面清圆，一一风荷举”，此真能得荷之神理者。觉白石《念奴娇》、《惜红衣》二词，犹有隔雾看花之恨。

【注】

周邦彦《苏幕遮》：

“燎沈香，消溽暑，鸟雀呼晴，侵晓窥檐语。叶上初陽干宿雨。水面清圆，一一风荷举。

故乡遥，何日去？家住吴门，久作长安旅。五月渔郎相忆否？小楫轻舟，梦入芙蓉浦。”

姜夔《念奴娇》：

“闹红一舸，记来时，尝与鸳鸯为侣。三十六陂人未到，水佩风裳无数。翠叶吹凉，玉容销酒，更洒菰蒲雨。嫣然摇动，冷香飞上诗句。

日暮。青盖亭亭，情人 不见，争忍凌波去。只恐舞衣寒易落，愁入西风南浦。高柳垂陰，老鱼吹浪，留我花间祝田田多少？几回沙际归路。”

姜夔《惜红衣》：

“簟枕邀凉，琴书换日，睡余无力。细洒冰泉，并刀破甘碧。墙头唤酒，谁问讯、城南诗客？岑寂。高柳晚蝉，说西风消息。

虹梁水陌，鱼浪吹香，红衣半狼籍。维舟试望故国。眇天北。可惜渚边沙外，不共美人游历。问甚时同赋，三十六陂秋色？”

三七、东坡和杨花词似原唱

东坡《水龙吟》咏杨花，和韵而似原唱。章质夫词，原唱而似和韵。才之不可强也如是！

【注】

苏轼《水龙吟》（次韵章质夫杨花词）：

“似花还似非花，也无人、惜从教坠。抛家傍路，思量却是，无情有思。萦损柔肠，困酣娇眼，欲开还闭。梦随风万里，寻郎去处，又还被、莺呼起。

不恨此花飞尽，恨西园、落红难缀。晓来雨过，遗踪何在，一池萍碎。春色 三分，二分尘土，一分流水。细看来，不是杨花，点点是离人泪。”

章质夫，北宋词人，其《水龙吟》（杨花）：

“燕忙莺懒芳残，正堤上、杨花飘坠。轻飞乱舞，点画青林，全无才思。闲趁游丝，静临深院，日长门闭。傍珠帘散漫，垂垂欲下，依前被、风扶起。

兰帐玉人睡觉，怪春衣、雪霑琼缀。绣床 渐满，香球无数，才圆欲碎。时见蜂儿，仰粘轻粉，鱼吞池水。望章台路杳，金鞍游荡，有盈盈泪。”

三八、白石咏梅无一语道着

咏物之词，自以东坡《水龙吟》为最工，邦卿《双双燕》次之。白石《暗香》、《疏影》，格调虽高，然无一语道著，视古人“江边一树垂垂发”等句何如耶？

【注】

史达祖，字邦卿，号梅溪，南宋词人，其《双双燕》（咏燕）：

“过春社了，度帘幕中间，去年尘冷。差池欲往，试入旧巢相并。还相雕梁藻井，又软语商量不定。飘然快拂花梢，翠尾分开红影。

芳径，芹泥雨润。爱贴地争飞，竞夸轻浚红楼归晚，看足柳暗花暝。应自栖香正稳，便忘了、天涯芳信。愁损翠黛双娥，日日画栏独凭。”

姜夔《暗香》（辛亥之冬，予载雪诣石湖。止既月，授简索句，且征新声，作此两曲。石湖把玩不已，使工妓肆习 之，音节谐婉，乃名之曰暗香、疏影。）：

“旧时月色，算几番照我，梅边吹笛？唤起玉人，不管清寒与攀摘。何逊而今渐老，都忘却、春风词笔。但怪得、竹外疏花，香冷入瑶席。

江 国，正寂寂，叹寄与路遥，夜雪初积。翠尊易泣，红萼无言耿相忆。长记曾携手处，千树压、西湖寒碧。又片片吹尽也，几时见得？”

姜夔《疏影》：

“苔枝缀玉，有翠禽小小，枝上同宿。客里相逢，篱角黄昏，无言自倚修竹。昭君不惯胡 沙远，但暗忆、江 南江 北。想佩环、月夜归来，化作此花幽独。

犹记深宫旧事，那人正睡里，飞近蛾绿。莫似春风，不管盈盈，早与安排金屋。还教一片随波去，又却怨、玉龙哀曲。等恁时、重觅幽香，已入小窗横幅。”

杜甫《和裴迪登蜀州东亭送客逢早梅相忆见寄》：“东阁官梅动诗兴，还如何逊在杨州。此时对雪遥相忆，送客逢春可自由 。幸不折来伤岁暮，若为看去乱乡愁。江 边一树垂垂发，朝夕催人自白头。”

三九、白石写景终隔一层

白石写景之作，如“二十四桥仍在，波心荡、冷月无声”、“数峰清苦，商略黄昏雨”、“高树晚蝉，说西风消息”，虽格韵高绝，然如雾里看花，终隔一层。梅溪、梦窗诸家写景之病，皆在一“隔”字。北宋风流，渡江遂绝。抑真有运会存乎其间耶？

【注】运会，时运际会。

姜夔《杨州慢》：

“淮左名都，竹西佳处，解鞍少驻初程。过春风十里，尽荠麦青青。自胡 马窥江 去后，废池乔木，犹厌言兵。渐黄昏，清角吹寒，都在空城。

杜郎俊赏，算而今、重到须惊。纵豆蔻词工，青楼 梦好，难赋深情。二十四桥仍在，波心荡、冷月无声。念桥边红药，年年知为谁生？”

姜夔《点绛唇》：

“燕雁无心，太湖西畔随云去。数峰清苦，商略黄昏雨。

第四桥边，拟共天随祝今何许？凭栏怀古，残柳参差舞。”

四十、“隔”与“不隔”

问“隔”与“不隔”之别，曰：陶、谢之诗不隔，延年则稍隔已。东坡之诗不隔，山谷则稍隔矣。“池塘生春草”、“空梁落燕泥”等二句，妙处唯在不隔，词亦如是。即以一人一词论，如欧陽公《少年游》咏春草上半阕云：“阑干十二独凭春，晴碧远连云。二月三月，千里万里，行色苦愁人。”语语都在眼前，便是不隔；至云：“谢家池上，江淹浦畔”，则隔矣。白石《翠楼吟》：“此地，宜有词仙，拥素云黄鹤，与君游戏。玉梯凝望久，叹芳草、萋萋千里”便是不隔。至“酒祓清愁，花消英气”则隔矣。然南宋词虽不隔处，比之前人，自有浅深厚薄之别。

【注】

谢灵运《登池上楼》：“潜虬媚幽姿，飞鸿响远音。薄霄愧云浮，栖川怍渊沉。进德智所拙，退耕力不任。徇禄反穷海，卧疴对空林。衾枕昧节候，褰开暂窥临。倾耳聆波澜，举目眺岖嵚。初景革绪风，新陽改故陰。池塘生春草，园柳变鸣禽。祁祁伤豳歌，萋萋感楚吟。索居易永久，离群难处心，持操岂独古，无闷征在今。”

薛道衡《昔昔盐》：“垂柳覆金堤，蘼芜叶复齐。水溢芙蓉沼，花飞桃李蹊。采桑秦氏女，织锦窦家妻。关山别荡子，风月守空闺。恒敛千金笑，长垂双玉啼。盘龙随镜隐，彩凤逐帷低。飞魂同夜鹊，倦寝忆晨鸡。暗牖悬蛛网，空梁落燕泥。前年过代北，今岁往辽西。一去无消息，那能惜马蹄。”

姜夔《翠楼吟》：

“月冷龙沙，尘清虎落，今年汉酺初赐。新翻胡 部曲，听毡幕、元戎歌吹。层楼高峙。看槛曲萦红，檐牙飞翠。人姝丽，粉香吹下，夜寒风细。

此地。宜有词仙，拥素云黄鹤，与君游戏。玉梯凝望久，叹芳草，萋萋千里。天涯情味。仗酒祓清愁，花销英气。西山外。晚来还卷，一帘秋霁。”

### 上卷 41~50

四一、如此写情写景方为不隔

“生年不满百，常怀千岁忧。昼短苦夜长，何不秉烛游？”、“服食求神仙，多为药所误。不如饮美酒，被服纨与素”，写情如此，方为不隔。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。山气日夕佳，飞鸟相与还”，“天似穹庐，笼盖四野。天苍苍，野茫茫，风吹草低见牛羊”，写景如此，方为不隔。

【注】

《古诗十九首》第十五：“生年不满百，常怀千岁忧。昼短苦夜长，何不秉烛游，为乐当及时，何能待来兹。愚者爱惜费，但为后世嗤。仙人王子乔，难可与等期。”

《古诗十九首》第十三：“驱车上东门，遥望郭北墓。白杨何萧萧，松柏夹广路。下有陈死人，杳杳即长暮。潜寐黄泉下，千载永不寤。浩浩陰陽移，年命如朝露。人生忽如寄，寿无金石固。万岁更相送，圣贤莫能度。服食求神仙，多为药所误。不如饮美酒，被服纨与素。”

北朝斛律金乐府《敕勒歌》：“敕勒川，陰川下。天似穹庐，笼盖四野。天苍苍，野茫茫，风吹草低见牛羊。”

四二、白石格调虽高但意境弱

古今词人格调之高，无如白石。惜不于意境上用力，故觉无言外之味，弦外之响，终不能与于第一流之作者也。

四三、幼安有性情有境界

南宋词人，白石有格而无情，剑南有气而乏韵。其堪与北宋人颉颃者，唯一幼安耳。近人祖南宋而祧北宋，以南宋之词可学，北宋不可学也。学南宋者，不祖白石，则祖梦窗，以白石、梦窗可学，幼安不可学也。学幼安者，率祖其粗犷、滑稽，以其粗犷、滑稽处可学，佳处不可学也。幼安之佳处，在有性情，有境界。即以气象论，亦有“横素波、干青云”之概，宁后世龌龊小生所可拟耶？

【注】颉颃，不相上下。

陆游，号放翁，南宋诗人，有《剑南诗稿》、《放翁词》。

辛弃疾，字幼安，号稼轩，南宋词人。

萧统《陶渊明集》序“横素波而傍流，干青云而直上。”

四四、东坡词旷稼轩词豪

东坡之词旷，稼轩之词豪。无二人之胸襟而学其词，犹东施之效捧心也。

【注】东施效颦，典出《庄子·天运》，指盲目从表面形式上模仿。

四五、白石词局促辕下

读东坡、稼轩词，须观其雅量高致，有伯夷、柳下惠之风。白石虽似蝉脱尘埃，然终不免局促辕下。

【注】伯夷、柳下惠，古代高风亮节之典型，语出《孟子·尽心下》。

四六、苏辛词中之狂

苏、辛，词中之狂。白石犹不失为狷。若梦窗、梅溪、玉田、草窗、西麓辈，面目不同，同归于乡愿而已。

【注】《论语·子路》：“狂者进取，狷者有所不为也”。

张炎，字叔夏，号玉田，南宋词人。

周密，字公谨，号草窗，南宋词人。

陈允平，字君衡，号西麓，南宋词人。

乡愿，语见《论语·陽货》，引申为见识简陋。

四七、稼轩用《天问》体送月

稼轩中秋饮酒达旦，用《天问》体作《木兰花慢》以送月，曰：“可怜今夕月，向何处、去悠悠？是别有人间，那边才见，光影东头”，词人想象，直悟月轮绕地之理，与科学家密合，可谓神悟。

【注】

辛弃疾《木兰花慢》（中秋饮酒将旦，客谓：前人诗词，有赋待月，无送月者。因用《天问》体赋。）：

“可怜今夕月，向何处、去悠悠？是别有人间，那边才见，光影东头。是天外空汗漫，但长风、浩浩送中秋。飞镜无根谁系？姮娥不嫁谁留？

谓经海底问无由。恍惚使人愁。怕万里长鲸，纵横触破，玉殿琼楼。虾蟆渴堪浴水，问云何、玉兔解沉浮？若道都齐无恙，云何渐渐如钩？”

四八、梅溪品格

周介存谓：“梅溪词中，喜用‘偷’字，足以定其品格。”刘融斋谓：“周旨荡而史意贪”此二语令人解颐。

【注】解颐，大笑，语见《汉书·匡衡传》。

梅溪句可参阅周济《介存斋论词杂著》。

刘熙载《艺概》卷四《词曲概》：“周美成律最精审。史邦卿句最警炼。然未得为君子之词者，周旨荡而史意贪也。”

四九、梦窗佳语

介存谓：梦窗词之佳者，如“水光云影，摇荡绿波，抚玩无极，追寻已远”。余览《梦窗甲乙丙丁惧》中，实无足当此者。有之，其“隔江人在雨声中，晚风菰叶生愁怨”二语乎？

【注】

吴文英《踏莎行》：

“润玉笼绡，檀樱倚扇。绣圈犹带脂香浅。榴心空垒舞裙红，艾枝应压愁鬟乱。

午梦千山，窗陰一箭。香瘢新褪红丝腕。隔江 人在雨声中，晚风菰叶生愁怨。”

五十、梦窗、玉田词评

梦窗之词，吾得取其词中一语以评之，曰：“映梦窗，零乱碧”。玉田之词，余得取其词中之一语以评之，曰：“玉老田荒”。

【注】

吴文英《秋思》（荷塘为括苍名姝求赋其听雨小倔。）：

“堆枕香鬟侧。骤夜声，偏称画屏秋色。风碎串珠，润侵歌板，愁压眉窄。动罗箑清商，寸心低诉叙怨抑。映梦窗，零乱碧。待涨绿春深，落花香泛，料有断红流处，暗题相忆。

欢酌。檐花细滴。送故人，粉黛重饰。漏侵琼瑟，丁东敲断，弄晴月白。怕一曲、霓裳未终，催去骖凤翼。欢谢客、犹未识。漫瘦却东陽，灯前无梦到得。路隔重云雁北。”

张炎《祝英台近》（与周草窗话旧）：

“水痕深，花信足。寂寞汉南树。转首青陰，芳事顿如许。不知多少消魂，夜来风雨。犹梦到、断红流处。

最无据。长年息影空山。愁入庾郎句。玉老田荒，心事已迟暮。几回听得啼鹃，不如归去。终不似、旧时鹦鹉。”

### 上卷 51~64

五一、容若塞上之作

“明月照积雪”、“大江流日夜”、“中天悬明月”、“长河落日圆”，此种境界，可谓千古壮观。求之于词，唯纳兰容若塞上之作，如《长相思》之“夜深千帐灯”，《如梦令》之“万帐穹庐人醉，星影摇摇欲坠”，差近之。

【注】

谢灵运《岁暮》：“殷忧不能寐，苦此夜难颓。明月照积雪，朔风劲且哀。运往无淹物，年逝觉已催。”

谢朓《暂使下都夜发新林至京邑赠同僚》：“大江流日夜，客心悲未央。徒念关山近，终知返路长。秋河曙耿耿，寒渚夜苍苍。引领见京室，宫雉正相望。金波丽鳷鹊，玉绳低建章。驱车鼎门外，思见昭丘陽。驰晖不可接，何况隔两乡？风云有鸟路，江 汉限无梁。常恐鹰隼击，时菊委严霜。寄言罻罗者，寥廓已高翔。”

王维《使至塞上》：“单车欲问边，属国过居延。征蓬出汉塞，归雁入胡 天。大漠孤烟直，长河落日圆。萧关逢候骑，都护在燕然。”

纳兰性德，字容若，清代词人，其《长相思》：

“山一程，水一程。身向榆关那畔行，夜深千帐灯。

风一更，雪一更。聒碎乡心梦不成，故园无此声。”

纳兰性德《如梦令》：

“万帐穹庐人醉，星影摇摇欲坠。归梦隔狼河，又被河声搅碎。还睡，还睡。解道醒来无味。”

五二、容若词自然真切

纳兰容若以自然之眼观物，以自然之舌言情。此由初入中原，未染汉人风气，故能真切如此。北宋以来，一人而已。

五三、词不易于诗

陆放翁跋《花间集》谓：“唐季五代，诗愈卑，而倚声者辄简古可爱。能此不能彼，未易以理推也。”《提要》驳之，谓：“犹能举七十斤者，举百斤则蹶，举五十斤则运掉自如。”其言甚辨。然谓词必易于诗，余未敢信。善乎陈卧子之言曰：“宋人不知诗而强作诗，故终宋之世无诗。然其欢愉愁怨之致，动于中而不能抑者，类发于诗余，故其所造独工。”五代词之所以独胜，亦以此也。

【注】

《四库提要·集部·词曲》《花间集》：“后有陆游二跋。……其二称：‘唐季五代，诗愈卑，而倚声者辄简古可爱。能此不能彼，未易以理推也。’不知文之体格有高卑，人之学历有强弱。学力不足副其体格，则举之不足。学力足以副其体格，则举之有余。律诗降于古诗，故中晚唐古诗多不工，而律诗则时有佳作。词又降于律诗，故五季人诗不及唐，词乃独胜。此犹能举七十斤者，举百斤则蹶，举五十则运用自如，有何不可理推乎？”

陈子龙，字卧子，明末诗人，有《王介人诗余·序》：“宋人不知诗而强作诗。其为诗也，言理而不言情，故终宋之世无诗焉。然宋人亦不可免于有情也。故凡其欢愉愁怨之致，动于中而不能抑者，类发于诗余，故其所造独工，非后世可及。盖以沈至之思而出之必浅近，使读之者骤遇如在耳目之表，久诵而得沈永之趣，则用意难也。以儇利之词，而制之实工链，使篇无累句，句无累字，圆润明密，言如贯珠，则铸词难也。其为体也纤弱，所谓明珠翠羽，尚嫌其重，何况龙鸾？必有鲜妍之姿，而不藉粉泽，则设色难也。其为境也婉媚，虽以警露取妍，实贵含蓄，有余不尽，时在低回唱欢之际，则命篇难也。惟宋人专力事之，篇什既多，触景皆会。天机所启，若出自然。虽高谈大雅，而亦觉其不可废。何则？物有独至，小道可观也。”

五四、文体始盛终衰

四言敝而有《楚辞》，《楚辞》敝而有五言，五言敝而有七言，古诗敝而有律绝，律绝敝而有词。盖文体通行既久，染指遂多，自成习套。豪杰之士，亦难于其中自出新意，故遁而作他体，以自解脱。一切文体所以始盛终衰者，皆由于此。故谓文学后不如前，余未敢信。但就一体论，则此说固无以易也。

五五、诗词无题

诗之《三百篇》、《十九首》，词之五代、北宋，皆无题也。非无题也，诗词中之意，不能以题尽之也。自《花庵》、《草堂》每调立题，并古人无题之词亦为之作题。如观一幅佳山水，而即曰此某山某河，可乎？诗有题而诗亡，词有题而词亡，然中材之士，鲜能知此而自振拔者矣。

【注】

黄升，号玉林，又号花庵词客，南宋词人，编《花庵词逊，共二十卷。

《草堂诗余》，词集，原编二卷，今传本前后二集，各二卷，题何士信编集，以宋人词为主，间有唐、五代作品。

五六、大家诗词脱口而出

大家之作，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，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。其辞脱口而出，无矫揉妆束之态。以其所见者真，所知者深也。诗词皆然。持此以衡古今之作者，可无大误也。

五七、诗词贵自然

人能于诗词中不为美刺投赠之篇，不使隶事之句，不用粉饰之字，则于此道已过半矣。

五八、白吴优劣

以《长恨歌》之壮采，而所隶之事，只“小玉双成”四字，才有余也。梅村歌行，则非隶事不办。白、吴优劣，即于此见。不独作诗为然，填词家亦不可不知也。

【注】

白居易《长恨歌》有“转教小玉报双成”句为隶事。至吴伟业之《圆圆曲》，则入手即用“鼎湖”事，以下隶事句不胜指数。

吴伟业，号梅村，清初诗人，长篇歌行《圆圆曲》、《永和宫词》为其名作，但用典很多，失之于堆砌。

五九、词体与诗体之比较

近体诗体制，以五七言绝句为最尊，律诗次之，排律最下。盖此体于寄兴言情，两无所当，殆有韵之骈体文耳。词中小令如绝句，长调似律诗，若长调之《百字令》、《沁园春》等，则近于排律矣。

六十、诗人对宇宙人生

诗人对宇宙人生，须入乎其内，又须出乎其外。入乎其内，故能写之。出乎其外，故能观之。入乎其内，故有生气。出乎其外，故有高致。美成能入而不能出。白石以降，于此二事皆未梦见。

六一、诗人对外物

诗人必有轻视外物之意，故能以奴仆命风月。又必有重视外物之意，故能与花鸟共忧乐。

六二、游词之病

“昔为倡家女，今为荡子妇。荡子行不归，空床难独守”，“何不策高足，先据要路津？无为守穷贱，坎坷长苦辛”，可为婬鄙之尤。然无视为婬词、鄙词者，以其真也。五代、北宋之大词人亦然。非无婬词，读之者但觉其亲切动人。非无鄙词，但觉其精力弥满。可知婬词与鄙词之病，非婬与鄙之病，而游词之病也。“岂不尔思，室是远而。”而子曰：“未之思也，夫何远之有？”恶其游也。

【注】

《古诗十九首》其二：“青青河畔草，郁郁园中柳。盈盈楼上女，皎皎当窗牖。娥娥红粉妆，纤纤出素手。昔为倡家女，今为荡子妇。荡子行不归，空床 难独守。”

《古诗十九首》其四：“今日良宴会，欢乐难具陈。弹筝奋逸响，新声妙入神。令德唱高言，识曲听其真。齐心同所愿，含意俱未申。人生寄一世，奄忽若飙尘。何不策高足，先据要路津？无为守穷贱，坎坷长苦辛。”

金应圭《词逊后序：“规模物类，依托歌舞。哀乐不衷其性，虑欢无与乎情。连章累篇，义不出乎花鸟。感物指事，理不外乎酬应。虽既雅而不艳，斯有句而无章。是谓游词。”

游词，浮而不实的话。唐刘知几《史通书志》：“若乃前事以往，后来追证，课彼虚说，成此游词，多见其老生常谈，徒烦翰墨者矣。”

《论语·子罕》：“唐棣之华，偏其反而。岂不尔思，室是远而。子曰：未之思也，夫何远之有？”

六三、马东篱《天净沙》

“枯藤老树昏鸦。小桥流水平沙。古道西风瘦马。夕陽西下。断肠人在天涯。”此元人马东篱《天净沙》小令也。寥寥数语，深得唐人绝句妙境。有元一代词家，皆不能办此也。

【注】

此曲见诸元刊本《乐府新声》卷中、元刊本周德清《中原音韵定格》、明刊本蒋仲舒《尧山堂外纪》卷六十八、明刊本张禄《词林摘艳》及《知不足斋丛书》本、盛如梓《庶斋老学丛谈》等书者，“平沙”均作“人家”，即观堂《宋元戏曲史》所引亦同。惟《历代诗余》则作“平沙”，又“西风”作“凄风”，盖欲避去复字耳。观堂此处所引，殆即本《诗余》也。

马致远，号东篱，元曲名家。

王国维《宋元戏曲考》：“《天净沙》小令，纯是天籁，仿佛唐人绝句。”

六四 、白仁甫词粗浅

白仁甫《秋夜梧桐雨》剧，沉雄悲壮，为元曲冠冕。然所作《天籁词》，粗浅之甚，不足为稼轩奴隶。岂创者易工，而因者难巧欤？抑人各有能与不能也？读者观欧、秦之诗远不如词，足透此中消息。

【注】

白朴，字仁甫，元曲名家。代表作《唐明皇秋夜梧桐雨》等，另有词集《天籁集》。

### 下卷 1~10

一、白石二语

白石之词，余所最爱者，亦仅二语，曰：“淮南皓月冷千山，冥冥归去无人管。”

【注】

姜夔《踏莎行》（自沔东来，丁未元日至金陵，江 上感梦而作。）：

“燕燕轻盈，莺莺娇软，分明又向华胥见。夜长争得薄情知，春初早被相思染。

别后书辞，别时针线，离魂暗逐郎行远。淮南皓月冷千山，冥冥归去无人管。”

二、双声叠韵

双声叠韵之论，盛于六朝，唐人犹多用之。至宋以后，则渐不讲，并不知二者为何物。乾嘉间，吾乡周松霭先生著《杜诗双声叠韵谱括略》，正千余年之误，可谓有功文苑者矣。其言曰：“两字同母谓之双声，两字同韵谓之叠韵。”余按：用今日各国文法通用之语表之，则两字同一子音者谓之双声。如《南史·羊元保传》之“官家恨狭，更广八分”，“官家更广”四字，皆从ｋ得声。《洛陽伽蓝记》之“狞奴慢骂”，“狞奴”两字，皆从ｎ得声。“慢骂”两字，皆从ｍ得声也。两字同一母音者，谓之叠韵。如梁武帝“后牖有朽柳”，“后牖有”三字，双声而兼叠韵。“有朽柳”三字，其母音皆为ｕ。刘孝绰之“梁皇长康强”，“梁长强”三字，其母音皆为ｉａｎｇ也。自李淑《诗苑》伪造沈约之说，以双声叠韵为诗中八病之二，后是诗家多废而不讲，亦不复用之于词。余谓苟于词之荡漾处多用叠韵，促结处用双声，则其铿锵可诵，必有过于前人者。惜世之专讲音律者，尚未悟此也。

【注】

周春，字屯兮，号松霭，清代学者。

梁武帝，名萧衍，南朝梁代诗人。

刘孝绰，名冉，南朝梁代诗人。

李淑，字献忠，北宋文学家，有《诗苑类格》，今佚。

沈约，字休文，南朝梁代文学家。

葛立方《韵语陽秋·卷四》引陆龟蒙诗序：“叠韵起自如梁武帝，云‘后牖有朽柳’，当时侍从之臣皆倡和。刘孝绰云‘梁王长康强’，沈少文云‘偏眠船弦边’，庾肩吾云‘载碓每碍埭’，自后用此体作为小诗者多矣。”

三、叠韵不拘平仄

世人但知双声之不拘四声，不知叠韵亦不拘平、上、去三声。凡字之同母者，虽平仄有殊，皆叠韵也。

四、唐诗宋词盛衰

诗之唐中叶以后，殆为羔雁之具矣。故五代、北宋之诗，佳者绝少，而词则为其极盛时代。即诗词兼擅如永叔、少游者，词胜于诗远甚。以其写之于诗者，不若写之于词者之真也。至南宋以后，词亦为羔雁之具，而词亦替矣。此亦文学升降之一关键也。

【注】羔雁，小羊和大雁。古代卿大夫相见时所执的礼品，后泛指应酬礼物。

五、误解“天乐”

曾纯甫中秋应制，作《壶中天慢》词，自注云：“是夜，西兴亦闻天乐。”谓宫中乐声，闻于隔岸也。毛子晋谓：“天神亦不以人废言。”近冯梦华复辨其诬。不解“天乐”两字文义，殊笑人也。

【注】

曾觌，字纯甫，南宋词人，其《壶中天慢》（此进御月词也。上皇大喜曰：“从来月词不曾用‘金瓯’事，可谓新奇。”赐金束带、紫番罗、水晶碗。上亦赐宝盏。至一更五点回宫。是夜，西兴亦闻天乐焉。）：

“素飙漾碧，看天衢稳送，一轮明月。翠水瀛壶人不到，比似世间秋别。玉手瑶笙，一时同色，小按霓裳叠。天津桥上，有人偷记新阕。

当日谁幻银桥，阿瞒儿戏，一笑成痴绝。肯信群仙高宴处，移下水晶宫阙。云海尘清，山河影满，桂冷吹香雪。何劳玉斧，金瓯千古无缺。”

《宋六十名家词》毛晋（字子晋，明末藏书家）跋《海野词》：“进月词，一夕西兴，共闻天乐，岂天神亦不以人废言耶？”

冯熙《宋六十一家词逊序：“曾纯甫赋进御月词，其自记云：‘是夜，西兴亦闻天乐。’子晋遂谓天神亦不以人废言。不知宋人每好自神其说。白石道人尚欲以巢湖风驶归功于平调《满江 红》，于海野何讥焉？”

六、方回词少真味

北宋名家以方回为最次。其词如历下、新城之诗，非不华瞻，惜少真味。

【注】华瞻，言文学作品词藻富丽多彩。

李攀龙，历城（今山东济南）人，明代诗人。

王士禛，新城（今山东桓台）人，清代诗人。

七、诗文词创作之难易

散文易学而难工，骈文难学而易工。近体诗易学而难工，古体诗难学而易工。小令易学而难工，长调难学而易工。

八、诗词鸣不平

古诗云：“谁能思不歌？谁能饥不食？”诗词者，物之不得其平而鸣者也。故欢愉之辞难工，愁苦之言易巧。

【注】

《乐府诗集·子夜歌》：“谁能思不歌？谁能饥不食？日冥当户倚，惆怅底不忆？”

韩愈《送孟东野序》：“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”。

韩愈《荆谭唱和诗序》：“夫和平之音淡薄，而愁思之声 要妙，欢愉之辞难工，而穷苦之言易好也。”

九、习惯杀人

社会上之习惯，杀许多之善人。文学上之习惯，杀许多之天才。

十、景语皆情语

昔人论诗词，有景语、情语之别。不知一切景语，皆情语也。

### 下卷 11~20

十一、绝妙情语

词家多以景寓情。其专作情语而绝妙者，如牛峤之“须作一生拼，尽君今日欢”，顾夐之“换我心，为你心，始知相忆深”，柳永之“衣带渐宽终不悔，为伊消得人憔悴”，美成之“许多烦恼，只为当时，一饷留情”，此等词，求之古今人词中，曾不多见。

【注】

牛峤，字松卿，五代前蜀词人，有《牛给事词》，其《菩萨蛮》：

“玉炉冰簟鸳鸯锦，粉融香汗流山枕。帘外辘轳声，敛眉含笑惊。

柳陰烟漠漠，低鬓蝉钗落。须作一生拼，尽君今日欢。”

顾夐，五代后蜀词人。有《顾太尉》词，其《诉衷情》：

“永夜抛人何处去？绝来音。香阁掩，眉敛，月将沉。争忍不相寻？怨孤衾。换我心，为你心，始知相忆深。”

柳永《凤栖梧》“衣带渐宽终不悔，为伊消得人憔悴。”词又误入《欧陽文忠公近体诗乐府》及《醉翁琴趣外编》。

周邦彦《庆宫春》：

“云接平冈，山围寒野，路回渐转孤城。衰柳啼鸦，惊风驱雁，动人一片秋声。倦途休驾，淡烟里，微茫见星。尘埃憔悴，生怕黄昏，离思牵萦。

华堂旧日逢迎。花艳参差，香雾飘零。弦管当头，偏怜娇凤，夜深簧暖笙清。眼波传意，恨密约、匆匆未成。许多烦恼，只为当时，一饷留情。”

十二、诗之境阔词之言长

词之为体，要眇宜修。能言诗之所不能言，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。诗之景阔，词之言长。

【注】

屈原《楚辞·九歌·湘君》：“君不行兮夷犹，蹇谁留兮中洲，美要眇兮宜修”。

十三、言气质神韵不如言境界

言气质，言神韵，不如言境界。有境界，本也。气质、神韵，末也。有境界而二者随之矣。

十四、借古人之境界为我之境界

“西风吹渭水，落日满长安”，美成以之入词，白仁甫以之入曲，此借古人之境界为我之境界者也。然非自有境界，古人亦不为我用。

【注】

贾岛《忆江 上吴处士》：“闽国扬帆去，蟾蜍亏复圆。秋风吹渭水，落叶满长安。此夜聚会夕，当时雷雨寒。兰桡殊未返，消息海云端。”

周邦彦《齐天乐》（秋思）：

“绿芜凋尽台城路，殊乡又逢秋晚。暮雨生寒，鸣蛩劝织，深阁时闻裁剪。云窗静掩。叹重拂罗裀，顿疏花簦尚有綀囊，露萤清夜照书卷。

荆江留滞最久，故人相望处，离思何限？渭水西风，长安乱叶，空忆诗情宛转。凭高眺远。正玉液新蒭，蟹螯初荐。醉倒山翁，但愁斜照敛。”

白朴《双调·德胜乐》（秋）：“玉露冷，蛩吟砌。听落叶西风渭水。寒雁儿长空嘹唳。陶元亮醉在东篱。”又《梧桐雨》杂剧第二折《普天乐》：“恨无穷，愁无限。争奈仓促之际，避不得蓦岭登山。銮驾迁。成都盼。更哪堪浐水西飞雁，一声声送上雕鞍。伤心故园，西风渭水，落日长安。”

十五、周柳苏辛最工长调

长调自以周、柳、苏、辛为最工。美成《浪淘沙慢》二词，精壮顿挫，已开北曲之先声。若屯田之《八声甘州》，东坡之《水调歌头》，则伫兴之作，格高千古，不能以常调论也。

【注】

周邦彦《浪淘沙慢》：

“晓陰重，霜凋岸草，雾隐城堞。南陌脂车待发，东门帐饮乍阕。正拂面、垂杨堪揽结。掩红泪、玉手亲折。念汉浦离鸿去何许，经时信音绝。

情切。望中地远天阔。向露冷风清，无人处，耿耿寒漏咽。嗟万事难忘，唯是轻别。翠尊未竭，凭断云、留取西楼残月。

罗带光销纹衾叠。连环解、旧香顿歇。怨歌永、琼壶敲尽缺。恨春去、不与人期，弄夜色、空馀满地梨花雪。”

又一阕：

“万叶战，秋声露结，雁度沙碛。细草和烟尚绿，遥山向晚更碧。见隐隐、云边新月白。映落照、帘幕千家，听数声、何处倚楼笛？装点尽秋色。

脉脉。旅情暗自消释。念珠玉、临水犹悲感，何况天涯客？忆少年歌酒，当时踪迹。岁华易老，衣带宽、懊恼心肠终窄。

飞散后、风流人阻。兰桥约、怅恨路隔。马蹄过、犹嘶旧巷陌。叹往事、一一堪伤，旷望极。凝思又把阑干拍。”

柳永，字耆卿，官至屯田员外郎，世称柳屯田，北宋词人，有《乐章集》，其《八声甘州》：

“对潇潇暮雨洒江天，一番洗清秋。渐霜风凄紧，关河冷落，残照当楼。是处红衰翠减，苒苒物华休。惟有长江水，无语低流。

不忍登高临远，望故乡渺邈，归思难收。叹年来踪迹，何事苦淹留。想佳人、妆楼颙望，误几回、天际识归舟。争知我、倚阑干处、正恁凝愁。”

苏轼《水调歌头》（丙辰中秋，欢饮达旦，大醉，作此篇，兼怀子由。）：

“明月几时有？把酒问青天。不知天上宫阙，今夕是何年？我欲乘风归去，又恐琼楼玉宇，高处不胜寒。起舞弄清影，何似在人间！

转朱阁，低绮户，照无眠。不应有恨，何事长向别时圆？人有悲欢离合，月有陰晴圆缺，此事古难全。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。”

十六、稼轩别茂嘉十二弟

稼轩《贺新郎》词“别茂嘉十二弟”，章法绝妙。且语语有境界，此能品而几于神者。然非有意为之，故后人不能学也。

【注】

辛弃疾《贺新郎·送茂嘉十二弟》：

“绿树听鹈鴂。更那堪、鹧鸪声住，杜鹃声切。啼到春归无寻处，苦恨芳菲都歇。算未抵、人间离别。马上琵琶关塞黑，更长门翠辇辞金阙。看燕燕，送归妾。

将军百战身名裂。向河梁、回头万里，故人长绝。易水萧萧西风冷，满座衣冠似雪。正壮士、悲歌未彻。啼鸟还知如许恨，料不啼清泪长啼血。谁共我，醉明月？”

十七、辛韩词开北曲四声通押之祖

稼轩《贺新郎》词：“柳暗凌波路。送春归、猛风暴雨，一番新绿”，又《定风波》词：“从此酒酣明月夜。耳热”，“绿”、“热”二字，皆作上去用。与韩玉《东浦词·贺新郎》以“玉”、“曲”叶“注”、“女”，《卜算子》以“夜”、“谢”叶“节”、“月”，已开北曲四声通押之祖。

【注】

辛弃疾《贺新郎》：

“柳暗凌波路。送春归、猛风暴雨，一番新绿。千里潇湘葡萄涨，人解扁舟欲去。又樯燕、留人相语。艇子飞来生尘步，唾花寒、唱我新番句。波似箭，催鸣橹。

黄陵祠下山无数。听湘娥、泠泠曲罢，为谁情苦。行到东吴春已暮，正江阔、潮平稳渡。望金雀、觚棱翔舞。前度刘郎今重到，问玄都、千树花存否？愁为倩，幺弦诉。”

辛弃疾《定风波》：

“金印累累佩陆离，河梁更赋断肠诗。莫拥旌旗真个去。何处？玉堂元自要论思。

且约风流三学士，同醉。春风看试几槍旗。从此酒酣明月夜。耳热。那边应是说侬时。”

韩玉，字温 甫，南宋词人，有《东浦词》，其《贺新郎》（咏水仙）：

“绰约人如玉。试新妆、娇黄半绿，汉宫匀注。倚傍小栏闲凝伫，翠带风前似舞。记洛浦、当年俦侣。罗袜生尘香冉冉，料征鸿、微步凌波女。惊梦断，楚江曲。

春工若见应为主。忍教都、闲亭邃馆，冷风凄雨。待把此花都折取，和泪连香寄与。须信到、离情如许。烟水茫茫斜照里，是騷人、九辨招魂处。千古恨，与谁语？”

韩玉《卜算子》：

“杨柳绿成陰，初过寒食节。门掩金铺独自眠，哪更逢寒夜。

强起立东风，惨惨梨花谢。何事王孙不早归？寂寞秋千月。”

十八、蒋、项不足与容若比

谭复堂箧中词逊谓：“蒋鹿潭《水云楼词》与成容若、项莲生，二百年间，分鼎三足。”然《水云楼词》小令颇有境界，长调唯存气格。《忆云词》精实有馀，超逸不足，皆不足与容若比。然视皋文、止庵辈，则倜乎远矣。

【注】倜，远离的样子。

谭献，好复堂，近代词人，选辑清人词为《箧中词逊，另著有《复堂词》。

蒋春霖，字鹿潭，清代词人，有《水云楼词》。

项鸿祚，字莲生，清代词人，有《忆云词甲乙丙丁惧》。

十九、清人推尊北宋词

词家时代之说，盛于国初。竹垞谓：词至北宋而大，至南宋而深。后此词人，群奉其说。然其中亦非无具眼者。周保绪曰：“南宋下不犯北宋拙率之病，高不到北宋浑涵之诣。”又曰：“北宋词多就景叙情，故珠圆玉润，四照玲珑。至稼轩、白石，一变而为即事叙景，故深者反浅，曲者反直。”潘四农曰：“词滥觞于唐，畅于五代，而意格之闳深曲挚，则莫盛于北宋。词之有北宋，犹诗之有盛唐。至南宋则稍衰矣。”刘融斋曰：“北宋词用密亦疏，用隐亦亮，用沈亦快，用细亦阔，用精亦浑。南宋只是掉转过来。”可知此事自有公论。虽止庵词颇浅薄，潘、刘尤甚。然其推尊北宋，则与明季云间诸公，同一卓识也。

【注】

朱彝尊，号竹垞，清代词人，其《词综·发凡》：“世人言词，必称北宋。然词至南宋始极其工，至宋季而始极其变。”

保绪语见周济《介存斋论词杂著》。

潘德舆，号四农，清代诗人，其语见《养一斋集》卷二十二“与叶生名澧书”。

刘融斋语见刘熙载《艺概》卷四《词曲概》。

云间诸公，指明末词人陈子龙、宋征舆、李雯，三人皆为松江 华亭（今上海松江 ，云间为松江 别称）人，时称“云间三子”。

二十、论唐五代北宋词

唐五代、北宋之词，可谓“生香真色”。若云间诸公，则綵花耳。湘真且然，况其次也者乎？

【注】“生香真色”语出王士禛《花草蒙拾》。湘真指陈子龙词集《湘真阁》，今佚。

### 下卷 21~30

二一、论《衍波词》

《衍波词》之佳者，颇似贺方回。虽不及容若，要在浙中诸子之上。

【注】浙中诸子，指清代词人朱彝尊、陈维崧诸人。

二二、论近人词

近人词，如《复堂词》之深婉，《疆村词》之隐秀，皆在半塘老人上。疆村学梦窗，而情味较梦窗反胜。盖有临川、庐陵之高华，而济以白石之疏越者。学人之词，斯为极则。然古人自然神妙处，尚未见及。

【注】

朱孝臧，一名祖谋，号疆村，近代词人，有《疆村词》。

王鹏运，号半塘老人，又号鹜翁，近代词人，有《半塘定稿》、《鹜翁词》等。

王安石，临川人，北宋文学家。

欧陽修，庐陵人，北宋文学家。

二三、两首《蝶恋花》

宋直方《蝶恋花》：“新样罗衣浑弃却，犹寻旧日春衫著”，谭复堂《蝶恋花》：“连理枝头侬与汝，千花百草从渠许。”可谓寄兴深微。

【注】

宋征舆，字直方，明末词人。其《蝶恋花》：

“宝枕轻风秋梦薄，红敛双蛾，颠倒垂金雀。新样罗衣浑弃却，犹寻旧日春衫著。

偏是断肠花不落，人苦伤心，镜里颜非昨。曾误当初青女约，至今霜夜思量著。”

谭献《蝶恋花》：

“帐里迷离香似雾，不烬炉灰，酒醒闻余语。连理枝头侬与汝，千花百草从渠许。

莲子青青心独苦，一唱将离，日日风兼雨。豆蔻香残杨柳暮，当时人面无寻处。”

二四、半塘和冯词

《半塘丁惧》中和冯正中《鹊踏枝》十阕，乃《鹜翁词》之最精者。“望远愁多休纵目”等阕，郁伊惝恍，令人不能为怀。《定稿》只存六阕，殊为未允也。

【注】

王鹏运《鹊踏枝》（冯正中《鹊踏枝》十四阕，郁伊惝恍，义兼比兴，蒙耆诵焉。春日端居，依次属和。就均成词，无关寄托，而章句尤为凌杂。忆云生云：“不为无益之事，何以遣有涯之生？”三复前言，我怀如揭矣。时光绪丙申三月二十八日。录十。）：

“落蕊残陽红片片，懊恨比邻，尽日流莺转。似雪杨花吹又散，东风无力将春限。

慵把香罗裁便面，换到轻衫，欢意垂垂浅。襟上泪痕犹隐见，笛声催按梁州遍。”其一。

“斜日危阑凝伫久，问讯花枝，可是年时旧？浓睡朝朝如中酒，谁怜梦里人消瘦。

香阁帘栊烟阁柳，片霎氤氲，不信寻常有。休遣歌筵回舞袖，好怀珍重春三后。”其二。

“谱到陽关声欲裂，亭短亭长，杨柳那堪折。挑菜湔裙春事歇，带罗羞指同心结。

千里孤光同皓月，画角吹残，风外还呜咽。有限坠欢真忍说，伤生第一生离别。”其三。

“风荡春云罗衫薄，难得轻陰，芳事休闲却。几日啼鹃花又落，绿笺莫忘深深约。

老去吟情浑寂寞，细雨檐花，空忆灯前酌。隔院玉箫声乍作，眼前何物供哀乐？”其四。

“漫说目成心便许，无据杨花，风里频来去。怅望朱楼难寄语，伤春谁念司勋误？

枉把游丝牵弱缕，几片闲云，迷却相思路。锦帐珠帘歌舞处，旧欢新恨思量否？”其五。

“昼日恹恹惊夜短，片霎欢娱，那惜千金换。燕睨莺颦春不管，敢辞弦索为君断？

隐隐轻雷闻隔岸，暮雨朝霞，咫尺迷云汉。独对舞衣思旧伴，龙山极目烟尘满。”其六。

“望远愁多休纵目，步绕珍丛，看笋将成竹。晓露暗垂珠簏簌，芳林一带如新裕

檐外春山森碧玉，梦里骖鸾，记过清湘曲。自定新弦移雁足，弦声未抵归心促。”其七。

谁遣春韶随水去？醉倒芳尊，望却朝和暮。换尽大堤芳草路，倡条都是相思树。

蜡烛有心灯解语，泪尽唇焦，此恨消沈否？坐对东风怜弱絮，萍飘后日知何处？”其八。

“对酒肯教欢意尽？醉醒恹恹，无那忺春困。锦字双行笺别恨，泪珠界破残妆粉。

轻燕受风飞远近，消息谁传，盼断乌衣信。曲几无憀闲自隐，镜奁心事孤鸾鬓。”其九。

“几见花飞能上树，难系流光，枉费垂杨缕。筝雁斜飞排锦柱，只伊不解将春去。

漫诩心情黏地絮，容易飘扬，那不惊风雨。倚遍阑干谁与语？思量有恨无人处。”其十。

《半塘丁惧》于《鹜翁词》集中原有十阕《鹊踏枝》，王鹏运晚年自删的《半塘定稿·鹜翁集》中存《鹊踏枝》六阕，计删第三、第六、第七、第九四阕。

二五、皋文评词深文罗织

固哉，皋文之为词也！飞卿《菩萨蛮》、永叔《蝶恋花》、子瞻《卜算子》，皆兴到之作，有何命意？皆被皋文深文罗织。阮亭《花草蒙拾》谓：“坡公命宫磨蝎，生前为王珪、舒亶辈所苦，身后又硬受此差排。”由今观之，受差排者，独一坡公已耶？

【注】

张惠言曾辑唐、五代、宋词四十四家共一百一十六首为《词逊，但对前人词作索隐过甚，而且多有迂腐的所谓“微言大义”的评注，实为其弊。

命宫磨蝎，命运不佳，倍遭磨难。

王珪、舒亶，北宋词人、翰林学士。

温庭筠《菩萨蛮》：

“小山重叠金明灭，鬓云欲度香腮雪。懒起画蛾眉，弄妆梳洗迟。

照花前后镜，花面交相映。新帖绣罗襦，双双金鹧鸪。”

张惠言词逊评：“此感士不遇也，篇法仿佛《长门赋》。‘照花四句’，《离騷》初服之意。”

欧陽修《蝶恋花》，即冯延巳《鹊踏枝》：

“庭院深深深几许？杨柳堆烟，帘幕无重数。玉勒雕鞍游冶处，楼高不见章台路。

雨横风狂三月暮，门掩黄昏，无计留春祝泪眼问花花不语，乱红飞过秋千去。”

张惠言词逊评：“庭院深深，闺中既以邃远也。楼高不见，哲王又不寤也。章台游冶，小人之径。雨横风狂，政令暴急也。乱红飞去，斥逐者非一人而已，殆为韩范作乎？”

苏轼《卜算子》（黄州定慧院寓居作）：

“缺月挂梧桐，漏断人初静。谁见幽人独往来，缥缈孤鸿影。

惊起却回头，有恨无人省，拣尽寒枝不肯栖，寂寞沙洲冷。”

张惠言词逊评：“此东坡在黄州作。鮈陽居士云〔《唐宋诸贤绝妙好词逊卷二〕：缺月，刺明微也。漏断，暗时也。幽人，不得志也。独往来，无助也。惊鸿，贤人不安也。回头，爱君不忘也。无人省，君不察也。拣尽寒枝不肯栖，不偷安于高位也。寂寞沙洲冷，非所安也。此词与《考槃》诗极相似。”

王士禛《花草蒙拾》：“仆尝戏谓：坡公命宫磨蝎，湖州诗案，生前为王珪舒亶辈所苦，身后又硬受此差排耶？”

二六、画工化工之殊

贺黄公谓：“姜论史词，不称其‘软语商量’，而赏其‘柳暗花暝’，固知不免项羽学兵法之恨。”然“柳暗花暝”，自是欧秦辈句法，前后有画工化工之殊。吾从白石，不能附和黄公矣。

【注】

贺裳，字黄公，清代词人，语见《皱水轩词荃》。

姜夔论史词，见中兴以来绝妙词逊卷七所引。

二七、遗山论诗

“池塘春草谢家春，万古千秋五字新。传语闭门陈正字，可怜无补费精神。”此遗山《论诗绝句》也。梦窗、玉田辈，当不乐闻此语。

【注】

陈正字，北宋诗人陈师道，号后山居士，曾官秘书省正字。

元好问，号遗山，金代文学家。有《论诗三十首》，此为第二十九首。

二八、南宋以后词无句

朱子《清邃阁论诗》谓：“古人诗中有句，今人诗更无句，只是一直说将去。这般诗一日作百首也得。”余谓北宋之词有句，南宋以后便无句。如玉田、草窗之词，所谓“一日作百首也得”者也。

【注】

朱熹，号晦庵，南宋理学家，有《清邃阁论诗》。

二九、草窗、玉田词枯槁

朱子谓：“梅圣俞诗，不是平淡，乃是枯槁。”余谓草窗、玉田之词亦然。

三十、梅溪、玉田警句可议

“自怜诗酒瘦，难应接、许多春色 ”，“能几番游？看花又是明年”，此等语亦算警句耶？乃值如许笔力！

【注】

史达祖《喜迁莺》：

“月波疑滴，望玉壶天近，了无尘隔。翠眼圈花，冰丝织练，黄道宝光相直。自怜诗酒瘦，难应接、许多春色 。最无赖，是随香趁烛，曾伴狂客。

踪迹。谩记忆。老了杜郎，忍听东风笛。柳院灯疏，梅厅雪在，谁与细倾春碧。旧情拘未定，犹自学、当年游历。怕万一，误玉人夜寒帘隙。”

张炎《高陽台》（西湖春感）：

“接叶巢莺，平波卷絮，断桥斜日归船。能几番游？看花又是明年。东风且伴蔷薇住，到蔷薇、春已堪怜。更凄然，万绿西泠，一抹荒烟。

当年燕子知何处？但苔深韦曲，草暗斜川。见说新愁，如今也到鸥边。无心再续笙歌梦，掩重门、浅醉闲眠。莫开帘，怕见飞花，怕听啼鹃。”

### 下卷 31~49

三一、文文山词

文文山词，风骨甚高，亦有境界，远在圣与、叔夏、公谨诸公之上。亦如明初诚意伯词，非季迪、孟载诸人所敢望也。

【注】

文天祥，号文山，南宋抗元英雄、诗人。

圣与、叔夏、公谨，分别指南宋词人王沂孙、张炎、周密。

刘基，字伯温 ，封诚意伯，明初开国功臣、文学家，有《写情集》。

高启，字季迪，明初诗人，有词集《扣舷集》。

杨基，字孟载，明初诗人，有《眉庵集》。

三二、和凝《长命女》

和凝《长命女》词：“天欲晓。宫漏穿花声缭绕，窗里星光少。冷霞寒侵帐额，残月光沈树杪。梦断锦闱空悄悄。强起愁眉校”此词前半，不减夏英公《喜迁莺》也。

【注】

和凝，字成绩，五代后晋词人，有词集《红叶稿》。

三三、梅溪以下气格凡下

宋李希声《诗话》曰：“唐人作诗，正以风调高古为主。虽意远语疏，皆为佳作。后人有切近的当、气格凡下者，终使人可憎。”余谓北宋词亦不妨疏远。若梅溪以降，正所谓“切近的当、气格凡下”者也。

【注】

李錞，字希声，北宋诗人。

“唐人”语见魏庆之《诗人玉屑》卷十引。

三四、《草堂诗余》有佳词

自竹垞痛贬《草堂诗余》而推《绝妙好词》，后人群附和之。不知《草堂》虽有亵诨之作，然佳词恒得十之六七。《绝妙好词》则除张、范、辛、刘诸家外，十之八九，皆极无聊赖之词。古人云：小好小惭，大好大惭，洵非虚语。

【注】洵：诚然，确实。

《绝妙好词》为词总集，由南宋词人周密编。

朱彝尊《书（绝妙好词）后》：“词人之作，自《草堂诗余》盛行，屏去《激楚》《陽阿》，而《巴人》之唱齐进矣。周公谨《绝妙好词》选本虽未尽醇，然中多俊语，方诸《草堂》所录，雅俗殊分。”

张、范、辛、刘指张孝祥、范成大、辛弃疾、刘过。

韩愈《与冯宿论文书》：“时时应事作俗下文字，下笔令人惭。及示人，则以为好。小惭者亦蒙谓之小好，大惭者则必以为大好矣。”

三五、南宋诸家词失之肤浅

梅溪、梦窗、玉田、草窗、西麓诸家，词虽不同，然同失之肤浅。虽时代使然，亦其才分有限也。近人弃周鼎而宝康瓠，实难索解。

【注】周鼎，指周代传国宝器，比喻高贵的人和物。康瓠，已经破裂的空瓦壶，比喻庸才。语见《史记·屈原贾生列传》。

三六、沈昕伯词

余友沈昕伯自巴黎寄余蝶恋花一阕云：“帘外东风随燕到。春色 东来，循我来时道。一霎围场生绿草，归迟却怨春来早。锦绣一城春水绕。庭院笙歌，行乐多年少。著意来开孤客抱，不知名字闲花鸟。”此词当在晏氏父子间，南宋人不能道也。

【注】

沈紘，字昕伯，王国维就读于东文学社时同学。

晏氏父子，指北宋词人晏殊及其子晏几道。

三七、词人观物须用诗人之眼

“君王枉把平陈业，换得雷塘数亩田”，政治家之言也。“长陵亦是闲丘陇，异日谁知与仲多”，诗人之言也。政治家之眼，域于一人一事。诗人之眼，则通古今而观之。词人观物，须用诗人之眼，不可用政治家之眼。故感事、怀古等作，当与寿词同为词家所禁也。

【注】

罗隐，唐代诗人，有诗集《甲乙集》传世，其《炀帝陵》：“入郭登桥出郭船，红楼日日柳年年。君王忍把平陈业，只换雷塘数亩田。”

唐彦谦，唐代诗人，其《仲山》（高祖兄仲山隐居之所）：“千载遗踪寄薜萝，沛中乡里汉山河。长陵亦是闲丘垅，异日谁知与仲多？”

三八、宋人小说多不足信

宋人小说多不足信。如《雪舟脞语》谓：台州知府唐仲友眷官妓严蕊奴。朱晦庵系治之。及晦庵移去，提刑岳霖行部至台，蕊乞自便。岳问曰：“去将安归？”蕊赋《卜算子》词云：“住也如何妆云云。”案：此词系仲友戚高宣教作，使蕊歌以侑觞者，见朱子“纠唐仲友奏牍”。则《齐东野语》所纪朱、唐公案，恐亦未可信也。

【注】

此小说系指记述传说、轶闻之类的笔记，非指文学体裁的彼“小说”。

严蕊，字幼芳，南宋歌妓，其《卜算子》：

“不是爱风尘，似被前身误。花落花开自有时，总是东君主。

去也终须去，住也如何住，若得山花插满头，莫问奴归处。”

陶宗仪《说郛》卷五十七引《雪舟脞语》：“唐悦斋仲友字与正，知台州。朱晦庵为浙东提举，数不相得，至于互申。寿皇问宰执二人曲直。对曰：秀才争闲气耳。悦斋眷官妓严蕊奴，晦庵捕送囹圄。提刑岳商卿霖行部疏决，蕊奴乞自便。宪使问去将安归？蕊奴赋《卜算子》，末云：‘住也如何住，去又终须去。若得山花插满头，莫问奴归处。’宪笑而释之。”

朱熹《朱子大全》卷十九“按唐仲友第四状”：“五月十六日筵会，仲友亲戚高宣教撰曲一首，名《卜算子》，后一段云‘去又如何去，住又如何祝待得山花插满头，休问奴归处。’”

周密《齐东野语》书中考证古义颇多，记南宋旧事尤多，其卷十七“朱唐交 奏本末”：“朱晦庵按唐仲友事，或言吕伯恭尝与仲友同书会有隙，朱主吕，故抑唐，是不然也。盖唐平时恃才轻晦庵，而陈同父颇为朱所进，与唐每不相下。同父游台，尝狎籍妓，嘱唐为脱籍，许之。偶郡集，唐语妓曰：‘汝果欲从陈官人耶？’妓谢。唐云：‘汝须能忍饥受冻仍可。’妓闻大恚。自是陈至妓家，无复前之奉承矣。陈知为唐所卖，亟往见朱。朱问：‘近日小唐云何？’答曰：‘唐谓公尚不识字，如何作监司？’朱衔之，遂以部内有冤案，乞再巡按。既至台，适唐出迎少稽，朱益以陈言为信。立索郡印，付以次官。乃摭唐罪具奏，而唐亦以奏驰上。时唐乡相王淮当轴。既进呈，上问王。王奏：‘此秀才争闲气耳。’遂两平其事。详见周平园《王季海日记》。而朱门诸贤所作《年谱道统录》，乃以季海右唐而并斥之，非公论也。其说闻之陈伯玉式卿，盖亲得之婺之诸吕云。”

三九、诗词工拙

《沧浪》、《凤兮》二歌，已开《楚辞》体格。然楚词之最工者，推屈原、宋玉，而后此之王褒、刘向之词不与焉。五古之最工者，实推阮嗣宗、左太冲、郭景纯、陶渊明，而前此曹、刘，后此陈子昂、李太白不与焉。词之最工者，实推后主、正中、永叔、少游、美成，而后此南宋诸公不与焉。

【注】

《孟子·离娄上》有《孺子歌》曰：“沧浪之水清兮，可以濯我缨。沧浪之水浊兮，可以濯我足。”

《论语·微子》：“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曰‘凤兮！凤兮！何德之衰？往者不可谏，来者犹可追。已而！已而！今之从政者殆而！”

王褒、刘向，皆为西汉文学家。

阮籍，字嗣宗，三国魏诗人。

左思，字太冲，西晋文学家。

郭璞，字景纯，东晋文学家。

曹、刘，指汉末建安诗人曹植、刘桢。

陈子昂，字伯玉，唐代诗人。

四十、有篇有句之词家

唐五代之词，有句而无篇。南宋名家之词，有篇而无句。有篇有句，唯李后主降宋后之作，及永叔、子瞻、少游、美成、稼轩数人而已。

四一、南宋词家如俗子

唐五代、北宋之词家，倡优也。南宋后之词家，俗子也。二者其失相等。然词人之词，宁失之倡优，不失之俗子。以俗子之可厌，较倡优为甚故也。

四二、六一《蝶恋花》

《蝶恋花》“独倚危楼”一阕，见《六一词》，亦见《乐章集》。余谓：屯田轻薄子，只能道“奶奶兰心蕙性”耳。

【注】

柳永《玉女摇仙佩》：

“飞琼伴侣，偶别珠宫，未返神仙行缀。取次梳妆，寻常言语，有得几多姝丽。拟把名花比。恐旁人笑我，谈何容易。细思算，奇葩艳卉，惟是深红浅白而已。争如这多情，占得人间，千娇百媚。须信画堂绣阁，皓月清风，忍把光陰轻弃。自古及今，佳人才子，少得当年双美。且恁相偎倚。未消得、怜我多才多艺。愿奶奶、兰心蕙性，枕前言下，表余深意。为盟誓，今生断不孤鸳被。”

四三、词不可作儇薄语

读《会真记》者，恶张生之薄倖，而恕其奸非。读《水浒传》者，恕宋江之横暴，而责其深险。此人人之所同也。故艳词可作，唯万不可作儇薄语。龚定庵诗云：“偶赋凌云偶倦飞，偶然闲慕遂初衣。偶逢锦瑟佳人问，便说寻春为汝归。”其人之凉薄无行，跃然纸墨间。余辈读耆卿、伯可词，亦有此感。视永叔、希文小词何如耶？

【注】儇(xuan)薄，轻薄尽滑。

《会真记》，即唐代元稹的传奇《莺莺传》。

龚自珍，字定庵，清代诗人，此引为《己亥杂诗》第三百十五首，见《定庵续集》。

康与之，字伯可，南宋词人。

四四、词人须忠实

词人之忠实，不独对人事宜然。即对一草一木，亦须有忠实之意，否则所谓游词也。

四五、词集的格调

读《花间》、《尊前集》，令人回想徐陵《玉台新咏》。读《草堂诗余》，令人回想韦縠《才调集》。读朱竹垞《词综》，张皋文、董子远《词逊，令人回想沈德潜《三朝诗别裁集》。

【注】

《尊前集》，词集，一卷，辑唐、五代三十六家词二百六十首，编者佚名。

《玉台新咏》，古诗总集，十卷，南朝陈代徐陵编眩

《才调集》，诗总集名，十卷，收唐代各时期诗作，五代后蜀韦縠编。

《词综》，词总集，三十六卷，前二十六卷为朱彝尊编，后十卷为同时人汪森增补，共选录唐、五代、宋、金、元词六百余家，二千二百五十三首。

董毅，字子远，清代词人，系张惠言（字皋文）外孙，继张氏《词逊编成《续词逊。

沈德潜，字确士，号归愚，谥文悫，清代诗人，编选有《唐诗别裁》、《明诗别裁》、《清诗别裁》。

四六、明清人论词之失

明季国初诸老之论词，大似袁简斋之论诗，其失也，纤小而轻保竹垞以降之论词者，大似沈归愚，其失也，枯槁而庸陋。

【注】

诸老，指陈子龙、李雯、朱彝尊、汪森、宋征舆等。

袁枚，字子才，号简斋，又号随园老人，清代诗人，有《随园诗话》。

竹垞以降，指张惠言、周济、谭献、冯煦等。

四七、白石之旷在貌

东坡之旷在神，白石之旷在貌。白石如王衍口不言阿堵物，而暗中为营三窟之计，此其所以可鄙也。

【注】

王衍，字夷甫，西晋政治家，以清谈老庄而闻名天下。

阿堵物，阿堵，即“这个”，后代称“钱”。

营三窟，指事先安排避祸求安的藏身之所，典出《战国策·齐策四》“冯谖客孟尝君”。

四八、词尤重内美

“纷吾既有此内美兮，又重之以修能。”文字之事，于此二者，不可缺一。然词乃抒情之作，故尤重内美。无内美而但有修能，则白石耳。

【注】内美，指高尚的人格。修能，指卓越的才能。

“纷吾”句出自屈原《离騷》。

四九、诙谐与严重缺一不可

诗人视一切外物，皆游戏之材料也。然其游戏，则以热心为之，故诙谐与严重二性质，亦不可缺一也。

【注】严重，此处指严肃、庄重。